



# 母爱的废墟

● 张笑天



# 母爱的废墟

· 1 ·

# 母爱的废墟

---

● 张笑天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7年·福州

# 母爱的废墟

张笑天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0.5印张 7插页 250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

书号：10368·223

定价：2.90元

## 作者介绍

张笑天，原籍山东省昌邑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于黑龙江省延寿县。一九六一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过中学教师、政府干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从事业余创作。现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作品有长篇小说《永宁碑》、《爱的葬礼》、《中正剑之梦》等七部。中篇小说《家务清官》、《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追花人》、《她微笑着走向牢门》、《忘忧草》、《无花果》、《公开的内参》、《雪下》等三十余部。已拍摄成影片的电影文学剧本有《佩剑将军》、《她从雾中来》、《家务清官》、《雷北利号沉没在印度洋》、《末代皇后和皇妃》等十二部。

# 仍是翩翩少年时

——与张笑天书

代 序

李 杰

又是洒过第一场春雨，绿意从我们心中溢向田野的时候了。十一年前，也是这个时候，也在长影的小白楼，我们怀着对于电影艺术的七彩的梦相识了。那时你三十几岁，略显清瘦，自然，随便，文雅中透着不通世故的质朴；你的第一部长篇刚刚问世，第一部电影正在修改中。此后，一个十分难堪的创作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在唐山大地震的惊恐中，从松嫩平原到辽西山区，在广阔的背景上，在生活的最低层，我们共同感受到“反右倾翻案风”是多么不得人心，看到极左路线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们的感情是从对生活的共同感受中建立起来的。多少个长夜，我们伴着大凌河的潺潺的水声，听着松花江湾阵阵的蛙鸣，我们忧思深广，愤懑而迷茫，彻夜地互吐心曲，发泄着对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愤懑。我们真切地意识到政治的搏斗正在炽烈地进行，预感到历史的转折即将发生，还记得在前郭县委招待所那十月的神秘的惊喜吗？

倏忽十年过去了，你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五年里，把五百多万字的著作奉献给了开始了伟大改革的人民。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文艺期刊，几乎到处印着你的名字。这洋洋洒洒，五光十色的篇章，除了一部《雁鸣湖畔》，都是三中全会前后创作的，每年发表一百万字。你的创作来潮是如此的有声有色，象冲破间阻的山洪飞流而下，闪着生活的绚丽色彩汇入新时期文学的大海。

惊羡的目光，器声的赞赏，挟着飞短流长的议论弥漫文坛。你一忽儿树起永宁碑，一忽儿唤来淮海战场的硝烟，一忽儿打开退休老干部的家门，一忽儿到大学生中侃侃而谈，一忽儿触破思想僵化着的伤疤，一忽儿到古墓中开掘古老的恋情，从今天，到昨天，从万里长城到巴黎铁塔，你的文思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里遨游……

于是，许多人想准确地评价你，然而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文学现象从来不是独往独来的。你一样是从摇篮开始，走过漫长的路。

你的教育世家，祖父的做过民国的督学，父亲的设馆从教，母亲的扬善去恶的故事，舅父的存书和日记，以及“饱学秀才”的启蒙教师，把你人生的最初幻想引进了文学的绿色的树林。小学五年级，你的《我的一天》的作文竟写了两千字，因为偷阅了舅舅的日记而招致一场毒打，这反而强化了你对文学的好奇和向往。你十一岁便得到文学修养深厚的教师的引导，促使你过早地嗜读了哺育了人类精神的文学名著。是的，乳臭未干，你当然不会意识到已经开始了文学道路的跋涉。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你参加宣传队，巡回演出，登台领奖，参加儿童节征文，离开摇篮后埋在心里的文学种子开始萌动了，于是中学时便

挥洒出五万字的中篇。东北师范大学浩瀚的藏书，不仅开阔了你的知识视野，而且丰厚了你的文学修养。一九五八年，你跟随高振铎教授编写《柳河县志》，“跑遍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活动过的地方。走遍了从前的地沦子、密营和旧战场，采访了好多熟悉杨靖宇的老人和从前的抗联战士。”生活触发了文学的冲动，那冲动令你寝食不安，并以绚丽的图景诱人迷恋。你竟托病休学，三个月后抱回了三十六万字的《白山曲》。

你的创作来潮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孩提时代流过心田的艺术的小溪，最终汇成了滔滔的落瀑，然而更重要的，是时代的风雨，以及被阻抑的精神追求得以迸发的历史氛围。

你记得，在大学时“成了白专的典型”，“在接踵而来的批判中度过了求学生涯”；在第一部长篇写成之后，“雅各宾俱乐部”、“一本书主义”的帽子凭空抛来。“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从“三家村”推到“四家店”，一天中竟有一千多张大字报，一个二十几岁的中学教员竟被三次抄家，书稿资料、“文房四宝”成了“四旧”，被“四新”的烈火灰化了。“左”派们革尽了文化的命。遗憾的是，至今仍有可爱的摘去红袖标的“革命”者，饮泣着怀念那造反的“红火年代”，愤愤然于彻底否定“文革”那历史的判决。

“四人帮”的轰然塌台，尤其是党的三中全会的伟大决策，思想解放的大潮冲决了极左路线的樊篱，人民精神生活极大的活跃，带来了文学上令人瞩目的高涨。你意识到一代文人的历史使命，文思沸腾，笔意驰骋，首先把对“四人帮”的极大的愤懑化为艺术的形象，先电影，后小说，《严峻的历程》脱颖而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七部长篇、近四十部中篇、二十多部电影剧本、六十余篇短篇小说，带着缤纷的生活色彩，纷然呈现在读者前面。



你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文学现象。我相信严肃的评论家会从历史的、社会的以及你个人的命运和素质中去探求你从哪里来，会准确地评价你的文学贡献和与之俱来的弱点。“批评状况本身就说明了整个文学的教养程度。”（普希金）一些思想的矮子和无聊的长舌妇的尖酸刻薄的脏话和小文章尽可以不去理会。飞短流长的浅薄的议论，尽可不去理睬。记住普希金的话：“……不要惧怕欺凌，也不要把桂冠找寻，对赞美和诽谤都要冷静，更不必和愚人进行论争。”

对现实生活和同时代人命运的关注，使你的创作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最近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变革，疾速的在你的创作中反映出来，并常常通过你的艺术形象坦率地作出评价。因此你理所当然地引起当代读者的注意。

你的艺术感受极其敏锐，从生活到文学的思维历程极其短暂，因此你完成作品的速度和开拓的题材领域，确实令人目不暇及。我惊叹你的机智的想象和自如的构思。

你善于在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上让你的人物走来走去，并通过他们命运的轨迹揭示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你是学历史的，并且热爱哲学，你常常嘱咐作品中的人物去告诉人们你的哲理的思考。

作为科学，文学是独立的，然而，它不是孤立的。从事精神生产的作家，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任意的，无是非的。这与林彪、

“四人帮”肆虐时代喊着“共产党员”、“革命作家”的凶恶的造反派是绝然不同的。我们的跻身作家行列，是为着以我们的艺术上的劳动，去促进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要成就的伟大的事业。因此，崇高的信念，纯正的做人原则，决定着你的文学的品格。我们应该让后代想起我们便想到正直真情、友谊和聪明才智。

古往今来，即或那些久远流传的名著，也很难在思想和艺术

上臻于极致的。你的作品当然也不会例外的。艺术的魅力和生命力不是别人告诉读者它才产生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每一个时代作家群的创作，（而不是极左时代孪生的一群粗鄙恶俗小人的耸人听闻之作。）似乎都有一个时代的总的主题。每一位作家都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表现参加到这个总主题中去。你捉到了这个总主题，以自己的作品勾画了刚逝的历史的面貌。你的人物命运的曲折、富有哲理的寓意、色彩丰富的语言、巧妙机智的结构，形成你独有的风格。

主题和题材的重大，并非意味着思想的深刻，偏见常因主题重大而轰动，时间却令浅薄而短命。也许由于鉴赏力的低下，我对文学创作中离开生活的亲切情境，制造尖锐的冲突，宣布重大的主题，故弄虚玄的夸张，故作惊人之笔的卖弄以及言不由衷的表白，常常感到难过和厌烦。这一些，我们的认识是相同的。

在你巧妙结构的故事中，我和读者一样希望更多地看到人物的心，在你展示的多样的生活领域中，希望看到更多的真实自然的图景。在继续开拓题材的广阔时，更多地向生活的纵深开掘。在短短的五、六年里，以巨大的心血写出五百万字，当然与之俱来的疏漏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你清醒地总结了自己，正孕育着一个艺术的飞跃，出现一个更深沉、更色彩缤纷的创作来潮，你有足够的才智飞起来的。

你在《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的文学自传中，感慨自己走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二。不对了。林彪、“四人帮”的横虐，把我們为人民成就事业的时间推后了十年，又何止十年！对我们这一代说来，离开摇篮就向往和追求的文学事业，不是在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始吗？应当彻悟的是，党的三中全会开拓的历史新时期，正在改革中的绚丽的现实，为社会主义

文学事业的高涨展现了光辉的前景；朋友，停止那“人生道路近三分之二”的喟叹吧，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不灭心窝深处青春的火把，就仍是翩翩少年时！

我期待着你第二个创作来潮！

## 目 录

|               |          |
|---------------|----------|
| 序.....        | 李 杰( 1 ) |
| 底色.....       | ( 1 )    |
| 造神春秋.....     | ( 21 )   |
| 母爱的废墟.....    | ( 37 )   |
| 人类走出来的地方..... | ( 52 )   |
| 迟到的觉醒.....    | ( 67 )   |
| 父母心.....      | ( 84 )   |
| 肥水甘落他人田.....  | ( 94 )   |
| 男人偏长女人心肠..... | (108)    |
| 橡子烂了也出头.....  | (119)    |
| 生活是真的.....    | (130)    |
| 新管家出山.....    | (143)    |
| 陨石雨.....      | (163)    |
| 美人松.....      | (174)    |
| 明天,将如何.....   | (190)    |
| 徒弟今天有难.....   | (205)    |
| 她心中的风筝.....   | (218)    |

|                |       |
|----------------|-------|
| 算卦.....        | (236) |
| 冷面西施.....      | (249) |
| 莫愁前路无知己.....   | (265) |
| 无意中的雕塑.....    | (279) |
| 手杖不是权杖.....    | (308) |
| 文化厅长的“惯性”..... | (320) |

|            |       |
|------------|-------|
| (11).....  | ..... |
| (12).....  | ..... |
| (13).....  | ..... |
| (14).....  | ..... |
| (15).....  | ..... |
| (16).....  | ..... |
| (17).....  | ..... |
| (18).....  | ..... |
| (19).....  | ..... |
| (20).....  | ..... |
| (21).....  | ..... |
| (22).....  | ..... |
| (23).....  | ..... |
| (24).....  | ..... |
| (25).....  | ..... |
| (26).....  | ..... |
| (27).....  | ..... |
| (28).....  | ..... |
| (29).....  | ..... |
| (30).....  | ..... |
| (31).....  | ..... |
| (32).....  | ..... |
| (33).....  | ..... |
| (34).....  | ..... |
| (35).....  | ..... |
| (36).....  | ..... |
| (37).....  | ..... |
| (38).....  | ..... |
| (39).....  | ..... |
| (40).....  | ..... |
| (41).....  | ..... |
| (42).....  | ..... |
| (43).....  | ..... |
| (44).....  | ..... |
| (45).....  | ..... |
| (46).....  | ..... |
| (47).....  | ..... |
| (48).....  | ..... |
| (49).....  | ..... |
| (50).....  | ..... |
| (51).....  | ..... |
| (52).....  | ..... |
| (53).....  | ..... |
| (54).....  | ..... |
| (55).....  | ..... |
| (56).....  | ..... |
| (57).....  | ..... |
| (58).....  | ..... |
| (59).....  | ..... |
| (60).....  | ..... |
| (61).....  | ..... |
| (62).....  | ..... |
| (63).....  | ..... |
| (64).....  | ..... |
| (65).....  | ..... |
| (66).....  | ..... |
| (67).....  | ..... |
| (68).....  | ..... |
| (69).....  | ..... |
| (70).....  | ..... |
| (71).....  | ..... |
| (72).....  | ..... |
| (73).....  | ..... |
| (74).....  | ..... |
| (75).....  | ..... |
| (76).....  | ..... |
| (77).....  | ..... |
| (78).....  | ..... |
| (79).....  | ..... |
| (80).....  | ..... |
| (81).....  | ..... |
| (82).....  | ..... |
| (83).....  | ..... |
| (84).....  | ..... |
| (85).....  | ..... |
| (86).....  | ..... |
| (87).....  | ..... |
| (88).....  | ..... |
| (89).....  | ..... |
| (90).....  | ..... |
| (91).....  | ..... |
| (92).....  | ..... |
| (93).....  | ..... |
| (94).....  | ..... |
| (95).....  | ..... |
| (96).....  | ..... |
| (97).....  | ..... |
| (98).....  | ..... |
| (99).....  | ..... |
| (100)..... | ..... |

## 底 色

### 荷花是怎样染上淤泥的

一九五七年夏天，北京举办了一次油画预展，以便从中精选出几幅去参加威尼斯国际画展。

初出茅庐的十七岁女画家、中央美术学院一年级生游墨染的《摇篮》，立意独特、构图讲究、着色大胆、写意浑厚，获得了独岫群芳的好评。

但在排列名次时却叫人伤脑筋。因为应选作品中，还有一幅《东方欲晓》，是美院副院长李匡时教授的大作。他向来负有中国油画鼻祖盛名，历年参加国际画展，他的作品都毫无例外地领衔独尊，素有“中国达·芬奇”美称。

尽管李匡时对于高足的成功沾沾自喜，但当有人提议把《摇篮》推居首位时，他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了。

权威的脸色有时就是一种权威的力量！于是，几经磋商，就把游墨染的画“减等处理”了。虽则好多评选委员感到不够公平，但料想十七岁的小姑娘不会去计较，高兴怕还高兴不过来呢。

岂不知，游墨染身上那种孤傲、清高的秉赋，竟然比老艺术家还要重。况且由于幼稚的偏见，她总觉得直言是美德。如果说从前她的直言还只是有点讨嫌，这一回却是恼人了。

游墨染公然指责评选委员会不公平，“画以人贵”。当然，不会因为她的意见而改变“成议”，结果，游墨染一气之下，竟然撤回了应选作品。

李匡时以指导教师的身份，把游墨染叫到工作室去，批了一通，要她交一份检讨书。在他看来，树不剪枝不成材，天经地义。

游墨染倒是按时交了卷，但不是“检讨书”，而是一幅水墨丹青画，画的是一枝婷婷玉立的荷花，旁边题了一行草书：出淤泥而不染。

这不明明是在对李匡时示威吗？她竟用起宋代周敦颐《爱莲说》的典故，以荷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风骨自比，讽刺、抨击李匡时。

盛怒之下的李匡时把游墨染的明志画交给了院党委书记，就出国去观光画展去了。

李匡时的本意是要给她点处分，煞煞游墨染的傲气。哪料到，这张画一交上去，就由不得他了。

在李匡时出国的日子里，一次党委会上，党委书记端出了游墨染的画，他声言这是一幅向党进攻的墨画，游墨染居然把自己比成高洁不俗的荷花，岂不等于把社会主义比成污秽的烂泥塘吗？

世上最容易画的是鬼，因为鬼谁都没有见过，可圆可扁，就如同有些随意捏弄别人命运的一样，无论怎么荒唐，都可以从圣经上找到根据。应当说，在审定游墨染不够右派时，党委成员中是有异义的，但一半以上的人主张“掐尖子”，这是说给某些

对尖子惋惜的人听的。有人还暗示说：罂粟花因为太美，常常使人忘了有毒；河豚肉因为太香，往往叫人丢了性命。

其实，游墨染的事不能算偶然，即使她没有这张画，在内定名单上她也早就排在右边那一行了。她太好提意见了，平时人们可以说这是骄傲，而此时，却可以作任何解释。有什么办法呢？连上帝也未必喜欢听逆耳的话呀！大概这就是小画家真正悲剧的起因吧。

当游墨染的定性材料批下来的时候，李匡时刚好从国外回来，他找到了游墨染的寝室。

天真无邪的少女正在作一幅油画《北京之春》，她左手托着调色板，右手拿着画刀，口里还哼着小曲呢。

李匡时腋下夹着一本《欧洲五十年代油画选集》，笑吟吟地看她作画，好久没有惊动她。李匡时在艺术上造诣颇深，在政治上却不过是幼儿园水平。他只想他自己的逻辑。在他看来，一帆风顺成就不了艺术巨匠，古往今来，凡是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都碰过壁，只有碰壁才能发奋砥砺，才能专心致志。

他终于亲昵地叫了一声：“小游。你过来。”

游墨染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扔下调色板，欢快地从导师手里接过那本珍贵的油画集，翻弄着，给李匡时鞠了一躬，笑了。此时，她似乎早把同老师怄气的事忘到脑后了。她顽皮地一笑，手往鬓发处一擦，却不料抹了一脸油画颜料，更显出了她的稚气和无邪，她搬了个小方凳，说：“先生，您坐！”

李匡时掏出手绢，替她拭掉脸上的油画色，爱昵地说：“你这小鬼！做得可以呢！我涂到画布上的油彩也能刮下一卡车，我还得夹起尾巴做人呢。”

游墨染歪头一笑，露出一对可爱的小酒窝，抗声说：“那，你们不公平嘛，不兴人家提意见？”



“又来了！”李匡时绷起脸来说：“你记住，你最大的敌人是你那张嘴——爱提意见的嘴！懂吗？”

游墨染摇摇头：“不懂。”

李匡时叹口气说：“听说你要被划成右派了。你不改掉这个骄傲、抗上的毛病，还要犯更大的错误。”

游墨染毕竟是孩子，当时学院第一批右派分子名单尚未公布，她根本弄不清右派的概念是什么，也许是一种什么处分吧？等到获悉右派是和反革命同一概念时，已经迟了！

她要被押送到乡下去劳动改造。爬上汽车时，她这才大声哭叫着：“我不再提意见了，我不骄傲了，我改……还不行吗？”

汽车卷起一阵烟尘无情地开走了。

烟尘后头，孤零零地站着老泪纵横的李匡时，他的心也碎了。应当说，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要比游墨染早半月。他到处奔走呼号，试图替他心目中“久后必成大器”的艺术天才辩护，但却无济于事。院党委书记警告他说：不要忘记，凡是同情右派分子的人，也是右派！

从此，李匡时缄默了，时常闷坐流泪。他心目中的彗星陨落了，只留下闪光的一瞬。闪光以后，眼前比原来还要浓黑。

### 艺术的翅膀还能飞起来吗？

生活的天平有时候并不公允。

当游墨染一昼夜之间从美术学院高材生的宝座上跌下来的时候，用绚丽的彩虹搭起来的艺术桥梁在她面前折断了。她哭，她喊，她咒骂，用她这个年龄所独具的反抗形式发泄着内心的愤恨和不平，甚至在改造期间她还公然敢说院党委抓右派“扩大化”……这一切招来的是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